

梦里桃花系列



[香港] 岑凯伦

化身蝴蝶

梦里桃花系列

# 化身蝴蝶

● [香港] 岑凯伦



(宁)新登字 05 号  
责任编辑:马仲元

梦里桃花系列

化身蝴蝶

岑凯伦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(宁夏银川解放西路 105 号 邮编:750001)

新华书店经销:湖南省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4 千字

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—5000 册

ISBN7—227—01521—1/Z. 222

---

定价:6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# 《孤島》

美国,纽约。

清纯美丽的女大学生唐婉蝶,由于误闯声名显赫的“关氏集团”总部,结识了年轻,俊美的“关氏”继承人关轲,这一对金童玉女由此萌生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。就在他们第一个销魂之夜,关轲遇刺死在婉蝶的怀中。婉蝶伤心欲绝,返回台北。

台湾,台北。

不久,婉蝶却得知关轲不仅还活着,而且继承了“关氏”家业。可是,当她找到关轲,重温旧情之际,却发觉他们的恋情太过迷离诡异,他们卷入了一场凶残险险的仇杀之中。……

原来,关轲的血液中,思想里一直跳动着——他的孪生妹妹关轶,她为了家庭,为了关轲,牺牲了作为一个女人的一切权力与自由,完全地抹杀了自己,甚至为了自己所深爱的婉蝶与关轲,她不惜献出了自己本已不再整的生命。死后,关轶化作一只黑色蝴蝶,凄然地护佑着她的爱人们幸福平安。

## 序幕

上午不到十点，“巨霆”财团董事会议被突然打开的门打断，眼色机警，态度沉着，但脚步急促的秘书，经过十几双不悦的瞪着她的眼睛，走到主持临时董事大会的总裁身后，用那只一分钟可以打一百二十个字，灵巧、能干、此刻微微发抖的手，圈在嘴边，倾身靠在总裁耳边。

她简短扼要的耳语之后，“巨霆”代理总裁关锦棠握着派克墨水笔的大手一紧，肌肉在笔挺的铁灰色义大利手缝西装下不露声色地绷起。

“对不起。”他朝其他董事一点下额。“我要去接一个紧急电话。”

关锦棠伟岸的身体撑得那身合身的名贵西装，仿佛随时会爆成碎片，但他快而不迫地走出会议室。秘书紧跟其后。

一出会议室，关锦棠迈着拔长、劲健的双腿，足履如风地袭过铺着地毯的走道。他一进入他的办公室，紧紧尾

随的秘书立即将门在他身后轻轻带上，反锁。

关锦棠抓起话筒的手冷而沉稳，一如他的声音。

“关锦棠。”

“关总裁，真不好意思，打扰你开会。”

“我的孩子呢？”不理会对方的虚伪客套，他直接质问。

“令公子很安全。只要你合作，完全照我的话去做，他自会平平安安，毫发无伤的回你身边。”

“让我跟我儿子说话。”这是句冷峻的命令。

“听着，筹码在我手上，发号施令的人是我，总裁大人。”

“你的话分文不值。”关锦棠冷冷掷回去。

话筒那端寂然半晌，声音回来时，换了个人。听到儿子稚气，怯怯的声音，关锦棠峻厉的脸变了颜色。

“喂？爸爸？”

“辘辘。”他冷峻的声调立刻变柔和，“辘辘，是爸爸，你还好吗，儿子？”

“我……爸爸，你会不会来带我回家？”

儿子虽然害怕，但没有哭。但愿这表示他没有受到伤害。愤怒遽升的同时，关锦棠为才四岁的儿子镇静的语气感到骄傲。

“当然会，辘辘。爸爸会尽快带你……”

和先前同一个阴沉的声音截断了他。

“令公子多快可以回家，关总裁，得看你有多少合作的诚意。”

“你要多少？”关锦棠恢复冷峻，抑着焦灼。



“爽快！希望你付钱也付得痛快。三百万，现金，不要新钞，不要连号。我给你两天的时间。两天后我会再和你联络。如果你报警，关总裁，你的独生子可就要五马分尸的回老家了。”

不再给关锦棠说话的机会，对方挂断了。

如拿起时一般沉稳地，他放下话筒，一双巨掌平压半弧柚木大办公桌面，撑着他僵硬的上半身，半眯的眼凌射出衬映着六月晴空的六角窗，他的脸色深沉，嘴唇抿着凌厉的直线。尽管在暴怒边缘，关锦棠出了名的精锐脑子里，齿轮已然飞快地转动，思考毫厘不能出差错的对策。

三十四岁的关锦棠，是个以光明磊落、坦荡正直著称的企业界青年才俊。虽然年纪轻轻，然全身皆散发出一股凛然天成的不威自严气势。因此有人敬他、服他；但惧他、憎恶他，甚至恨他的人，也不在少数，他心里有数。

对关锦棠而言，“巨霆”这个家族企业，是关家的擎柱，家人则是他的命脉。

不到一个月前，“巨霆”前总裁关老先生心脏病突发猝逝。遗嘱中，关家三兄弟，竟是排行次子的关锦棠继任“掌门人”。消息传出之时，意外声浪并不高。在许多人眼里，这样的“结果”实是意料之中。对某些人来说，且是众望所归。

除了关家自己人。老三自做壁上观。但关锦棠比谁都清楚，关家长子，“巨霆”总经理关锦霖，及他无所不管的妻子宋翠宜，对关老先生“不按家规传统”的遗命，心里

有多么不痛快。遗嘱宣布当天，关锦霖夫妻表面上未表示任何异义，却在仪式一结束，立即一语不发双双离开。

今天的董事会实际上也只是个象征仪式。以关老先生生前的威望，及关锦棠过去八年在“巨霆”的表现和贡献，董事们毫无疑问会投票一致通过由关家老二，关老先生的指定继任接班人，接任总裁。

不过关锦棠已风闻有人在董事间施以某种拉拢收买手段，因此他仍有可能败北。

锦棠自觉有如坐在一艘在激湍逆流中的独木舟。百万个外人的支持，及不上自己人的一双掌声。他并不在乎这个席次，他甚至不想要它。但若他输了，关老先生人死灰飞，“巨霆”这延续了四代的家族企业，只怕就要毁于一些充满私欲的人手中。

这个节骨眼，他的独生子遭人绑架，若非太巧合，便是有人乘风作浪，给他来个措手不及。

慢慢地，关锦棠伸直身子，一手掠开双排扣西装，手指勾进银灰背心前袋。当他摸不到他一向带在身上的一只金质怀表，他想起来早上穿衣时，怀表掉出口袋，刚好走进他卧室的儿子拾了起来，喜爱地拿在手里把玩。

“可不可以借我戴一下下，爸爸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在儿女面前，关锦棠是个有求必应的好父亲。“可是要小心哦，这是太爷爷留下来的家传宝贝呢。”

“爷爷说过，格格是关家的宝贝。”关恪伶俐的回答。

锦棠当时大笑。后来赶着到公司开会，忘了把表拿回



来。

这只怀表在关家代代都传给长子，一年前关老先生却私下把它给了锦棠，父子深谈了大半夜。父亲过世后，关锦霖问起那只家传怀表。当他知道父亲早交给了老二，阴沉着脸，一句话也没有多说。

手指触着空空的背心口袋，眼睛瞥问桌上相框里相貌相似得难以分辨何者为谁的孪生兄妹，看着早生八分钟，天真无邪咧嘴笑着的关轲，关锦棠背脊忽地窜下一股不祥的寒意。

“你应该一开始就告诉我的。”明知多余，刑事组长邵自刚忍不住远是咕哝了一句。

关锦棠自木立的落地窗边转过身来面对他的好友。“我不想也不能拿我儿子的生命冒险。其次，这件事除了我太太和我的秘书，我甚至没有让我的其他家人知道。”

他主要的是不想惊动他母亲。父亲葬礼过后，她就病倒了，至今仍在休养。况且关锦棠曾十分笃定，这次绑架只是有人整他的诡计。他相信对方扰乱的目的达到，顺手拐的肥水拿到之后，便会还他的儿子。他错了。

绑匪第三天如约打来电话，交代了付款时间和地点，要关锦棠单独前往，他依约定去了，放下装钱的提袋，开车到说好接儿子的另一地点。钱对方拿走了，孩子不见踪影。

当天他一回到办公室又接到电话，是同一个阴沉、微哑的声音。

“很好，关总裁。你表现了相当的诚意，现在我可以相信你了。两天之后，再准备好两百万，老规矩，不要新钞，钞票不要连号。我会再和你联络。”

“我儿子……”

“不要慌，关总裁。这次你一定会见到你的宝贝儿子。他好得很，正等着你接他回家。”

两百万又拿走了，关轲仍在绑匪手中，但没有电话。一次也没有再打来。

关轲被绑架的第四天晚上，邵自刚在家接了关锦棠的电话，连夜赶上阳明山。见了他的高中同学。邵自刚大吃一惊。那个才气风发，自信、稳健得仿佛天塌下来自有他宽厚的肩顶着的高大年轻人，一下子像老了十年，浓密的黑发在几个辗转难眠的夜后，悄悄褪了色地灰了一半。

和对方的最后两次通话，关锦棠机警地录了音，但是无济无事。除非对方再有动作，否则毫无机会可言。用不着邵自刚说出一，他们心里明白，很可能第二次索取赎金时，孩子已遭撕票，横竖交不出人，不如多勒索一笔。

关锦棠不是没想到，但事关已便易乱，再如何冷静，想到骨肉在一帮匪人手上，总不计一切地要救出他来，不论如何都抱着一丝希望——尽管他心知歹人不可轻信。

董事会当天，他若于接了胁迫的电话后，回去宣布他放弃总裁职位，关轲会回来吗？他永远无法知道。

邵自刚允诺密派两名亲信干员去调查这个案子。

“谢谢你。”关锦棠用力握他的手。“真抱歉，这么晚麻

烦你跑一趟。”

“你早该烦我了。”邵自刚说。

“爸爸。”

关锦棠正要送好友出门，听到轻轻、细弱的叫唤，他们同时转头。楼梯中间站了个小女孩，赤着脚，一双手抓着栏杆，一手抓着睡衣前襟，惶惧地看着她爸爸。

“轸轸。”三步并作一步地，关锦棠走上去，抱起女儿。她的身体发抖，四肢冰冷。六月暑天哪，他吃一惊。“轸轸，怎么了？怎么不睡觉，跑出来了？不舒服吗？”她的额头也是冰冷的。”

关轸伸出胳膊接住他的脖子。“轸轸害怕，爸爸。”

“不怕，乖……”关锦棠顿住。他抱开她些，好看着她的脸。而恍惚间，他几乎有种错觉，以为他看着的是关轸的学生哥哥，关轸的脸，“轸轸，你说什么？”他屏息小心地问。

“轸轸害怕，爸爸。”关轸轻轻又说一遍，她冷得牙齿也打起颤来。“轸轸好冷。轸轸没有衣服穿。”

七月底，关轸被绑架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下午，邵自刚突然来到关锦棠办公室。

门锁上后，邵自刚递过去一个纸袋。“你看一下。这是我的人在北投荒郊一个空屋里找到的。”

关锦棠一生第一次尝到恐惧得全身颤抖的滋味。他那日理万机的手几乎拿不住那件脏污的男孩衣服。它显然被

丢弃有好一阵子了，黄色布料上除了干巴巴的泥土，还有像似褐色颜料的污渍。是干掉的血。同色斜纹短裤上也一样。

是关轲的衣服，他一眼就认出来了。他十指抓紧又皱了脏的衣服，仿佛他若抓得够用力，便可以将它们抓出生命。“还有……别的吗？”尸体。但他说不出那两个字。

“没有。”邵自刚遗憾、歉然地摇摇头，递过来另一个纸袋。“除了这双鞋。”

拎起双胞胎四岁生日当天，他带他们出去，关轲自己选的黑色皮鞋，关锦棠痛苦的吸气，闭上眼睛。鞋子和衣服、裤子一样，沾着和着血的泥土。他儿子的血。

“你必须和我同到局里去一趟，锦棠。到了这个地步，不能再秘而不宣了。我们要做些纪录，同时公开侦查……”

“不！”关锦棠双目猝张，发红的眼睛射出的寒光，令刑事组长不由自主地闭上了嘴。“弄错了。”他的声音如寒冰，僵硬的手指血衣裤和鞋子放回袋内。他想着那夜关轲说的话，关轲冰冷的身体，关轲的脸……“我儿子还活着。我会找到他。我会把他找回来。”

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的口气令邵自刚打了个寒颤。

# 第一章

美国纽约

糟糕！唐琬蝶焦急的看表。要不是坐错巴士，就不会迟到了。她冲进“关氏电脑大楼”玻璃旋转门，差点撞到一位西装革履的灰发中年人，又把一名金发女人的名贵皮包撞得从肩上掉在光亮的大理石地上。她一连迭声喊着“Sorr!”“Excuseme!”因为看见有部电梯正好打开，而门外站着一大群人。顾不得礼貌了，她硬挤过人群，不理睬耳边的“Whatthehell……”“He!”终于，她安全“上垒”了。虽然电梯里好几双不悦，甚至是厌憎的眼睛瞪着她。

她谁也不看，只盯着上升的电梯灯号，心里暗喊：快呀！快呀！得到“关氏电脑”的面试通知时，她兴奋得不敢相信自己的幸运。但这份幸运很可能要因为她的迟到而搞砸了。

到了十二楼，电梯里的人全走光了，剩下她一个。她的心跳突然才响得好像打雷似的。

十三楼。到了。她深呼吸，屏息地挺一下肩，脑子里想着待会如何解释。

等等，十三楼怎么没停呢？哦，不，是十四楼，美国人忌讳十三这个数字。就跟台湾的电梯也没有“四”或“十三”一样。但十四也没停呀。

幸好她及时按下“十五”。停了，门开了。她跑出电梯，然后煞住脚步。正面是个弧圆形接待柜台，坐在后面的小姐正忙着接电话。琬蝶暂时收起仓皇，努力提起镇静的脚。但太平门在哪个方向？

运气还不错，她右转顺着走廊走到底，右侧另一条走道尽头就是太平门。而且她一路上没碰到任何人。一出了那扇沉重的太平门，她提起脚就飞奔下楼。

到了下一层楼，她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推开铜墙也似的另一扇太平门。这一进去，琬蝶可傻了眼了。

她发现她置身在一个豪华的客厅里。她穿着平底鞋的脚埋在三寸厚的白色地毯里，巨大的义大利软皮沙发上躺着十几个大椅垫，椅垫的缎面上是精细的中国刺绣，那些色彩典雅的垫子偎着黑色沙发，像一个个慵懒的小女人。

墙上的画也是中西合璧。林布兰特，莫内，一幅“坐看云起时”潇劲大字，挥着“中国墨宝”，李白的“将进酒”悬在一方酒红横框中，一笔篆字写得行云流水，挥毫间，自每处飞扬与收墨，吐尽了诗里的豪迈、柔肠和无奈。

琬蝶看得痴了，没有听见有人进来。

“你是谁？”质问的声音低沉中夹有威权。

她吓了一跳，转向声音的主人。这一看，她又呆住了。

好俊美的男人！他很高，和她一七八公分的哥哥差不多吧。高而瘦。但瘦得十分结实，他的胸肌在黑色圆领衫下起伏，鼓突的三头肌在他双臂被太阳晒得黝黑的皮肤上投下小小的暗影。他的黑色棉裤宽松地穿在一双极修长的腿上，她几乎可以想像底下他腿部同样结实的肌腱。

他看来像刚淋过浴，过长而浓密的黑发微湿地贴着颈侧。教她目瞪口呆的是他的脸。若太美的事物是种罪恶，那么他便生了张罪恶的脸孔。而且那是张东方脸孔。

在他发出质问和她来得及反应之间，一名彪形大汉从另一个房间门出来，一眼看见琬蝶，脸色大变，眨眼间已到她面前，一把抓住她纤细的手臂。

“你是什么鬼？你从哪进来的？你怎么进来的？”黑人大汉一连串对她咆哮的同时，他出来的同一扇门很快地走出另一个魁梧男人。

一身黑衣的俊美男子威严、冷静地抬起一手，阻止第二个男人的行动。琬蝶这会儿吓得脸都白了。第二个男人闪电般掏出来又插回腰后的是一把枪。

“放开她。”东方男人向黑人下令。

黑人看了她一会，才放开箝制她的大手。她看看她的手臂，他抓过的地方留下了明显的指印。她相信他再用力些，轻而易举就可以把她手臂折断。

“你是中国人吗？”东方男人问她，声音和他的脸一样，漠无表情。



“是。”琬蝶用国语回答。她在发抖。她吓坏了。但她昂着下巴，“你是日本人吗？”

“你怎么进来的？”他不答她的问题，但也心用国语，重复黑人先前穷凶恶极的问话。

“从太平门。”她告诉他。“我走错了。我不知道这里……我是要去十三楼。”

东方男人皱起一双俊秀的眉。

“把她交给我。我会处理这件事，少爷。”黑人说。

东方男人扫给他凌厉的一眼。“你连门都处理不好。先把这件事办了，免得我要再交给你更多人。”

“是。”黑人转身，由太平门出去了。

东方男人目光回到她身上。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仍用中文问她。

“Echo。”“你的姓名。”

“唐琬蝶。对不起，我不是……”

“你到十三楼做什么？谁叫你来的？”

“我来应征工作。收发。是临时雇员。我有‘关氏电脑公司’的通知函。”她开皮包的手指也是颤抖的。找到那张通知函，她拿着信封朝他走去。

“待在那！”第二个保镖喝道。

她立刻站住。他走过来，拿了信封过去交给他的主人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她误闯了某个帮派东方首领的巢穴？可是这栋大楼明明是“关氏电脑公司”所有。难道她匆忙间，胡里胡涂连地址都看错了？

“可恶。”东方男人用英文低声诅咒，把看完的面试通知函甩手交给立在身旁的金发男人。“去，开除打字发函的人。”

“是。”金发男人应了声，却没有动，看着琬蝶。“她……”

“我要和她谈谈。”

金发男人走了之后，东方男人对着她看了好久，然后看看她臂上已转放成淤紫的手指印。他冷漠的眼睛，冷峻的脸，别了看了也许会不自禁地生畏，稍早琬蝶就有这种感觉。但，或许是他那张对男人而言太秀美的面貌吧，它削弱了他的刚厉之气。

现在面对着他，只有他和她，害怕的感觉反而褪去许去，剩下的大部分是好奇。他是谁？他要对她如何？

“坐，唐小姐。”他的手朝沙发一挥。

沙发柔软舒适若席梦思。琬蝶仅把臀挨着边缘，坐得腰杆挺直。她知道经过自搭错车引起的一连串延误——和错误，她的工作反正肯定是报销了。如今她若能平安全身而退，离开这个悬秘的地方，这些显然势力庞大的人，她就要暗庆三年有幸了。

他在她面前坐下，垒起双腿，双臂成了大字形搭在沙发背上，一双盯着她的黑眼睛深不可测。

“你还是学生吧，唐小姐？”

琬蝶看看自己的白色针织上衣，蓝褶裙。这是她最像样的外出服，平常她都穿T恤或衬衫和牛仔裤。